



【行走笔记】迷山

□王贵宏

有年深秋，小兴安岭落叶纷飞，气温骤然下降。人们忙着采山和收拾地里的庄稼，因为距落雪的日子已近在咫尺。几个朋友一大早便匆匆赶到我家，准备再采一回山。

那日上午天气晴好，我带领一行人捡松塔、采榛子、找蘑菇忙得兴致勃勃。有位朋友还攀上一株山梨树，摇下一地熟透的淡黄色山梨来，每人都捡了许多。两位女性朋友一边愉快地往丝袋中摘着串串通红的五味子，一边唱起了动听的山歌。

中午时分，大家开始饥肠辘辘，但还没顾上吃东西，天空就阴晦了。明媚的阳光被突如其来的乌云完全笼罩，北风从大老远的地方赶来，在茂密的树林里亮开了喉咙，呜呜地吼着，树木跟着载歌载舞。

来不及安抚咕咕乱叫的肠胃，大家就紧跟我连续翻山越岭回返。当进入一个山坳处时，一大片榛蘑遍布在横倒竖卧的朽木四周，众人被那些丰富的山珍诱惑着，一起奔过去手忙脚乱地采撷起来。此刻突然飘下纷纷扬扬的雪来，榛蘑的伞盖上覆上一层白色，脚下开始湿滑，远山顿时变得苍茫起来。

我有些心慌，急忙招呼大家不要采了，赶紧走。可大伙仍忙得不亦乐乎，丝毫感觉不到危险正一步步逼近。那雪下得越来越稠密了，我提高嗓门催促着，但喊声一出口，便被风驱散。当我终于带领着大家向来路奔突时，远山只能看到个大概的轮廓，有特征的红松岗柞树林都幻化成了巨大的雪景。

在林中奋力行走了一个多钟头，我们非但未能走出山坳，竟又鬼使神差地转回到刚才采蘑菇的地方。那一瞬间，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我的脸上，困惑、焦急、恐惧、不安开始爬上每个人的脸。我冷静了好一会儿，告诉大家要排成一个长队走，免得东一个西一个乱走，影响行进的速度，还易迷失。并提醒大家注意寻找我上山时随手折断的枝条，发现这个记号，会对我们顺利返回有极大帮助。

继续在林中跋涉，天光更暗淡了，好在，雪终于渐渐停歇下来。当大伙儿互相拉扯着登上一座高高的山岗时，我让他们坐下歇息，吃些食物补充体力，自己则奋力攀爬上一棵大树，向四周眺望。可视线之内皆是苍茫的一道道雪岭，一座座银装素裹的高山。

从树上下来没多大工夫天就彻底黑了，我边在前头领路，边鼓励大家不要害怕，小心跌倒和被树枝扎着眼睛，更不要将采的山货丢掉，因为我不敢断定今晚能否走出山去，如果在山中过夜，缺少食物将会更糟。

此时的森林完全就是个阴森恐怖的迷宫，远处的槲根树像怪兽卧在那里窥视着我们。队伍中男的情绪还略显镇定，但多数女的说话已经带着欲哭的颤音了。我想方设法地安慰着她们。专挑下坡路走，因为往山下走就必定会有河，找到河流离公路就不会太远了。

天黑后，阴沉沉的天空仍未出现星星，好在白天落下的雪能映照出一些朦胧的景物来。终于看到了一条小河，顺河畔走了好久，找到了一条老运材道，顺这条道往山下又走了两个多小时，我们终于听到了前面公路上的汽车声，并隐约看到了忽明忽暗的车灯光。

大家霎时欢呼起来。我看看手表，已是夜里十一点了，我们不知不觉已经在林中奔突了大半夜。当大家异口同声地庆幸终于脱离危险时，我却觉得，无论人生遭遇到什么意外的困境，冷静永远是必备的心理宝藏。

□汤飞

四岁的小玉米在幼儿园很有人缘，结识了不少朋友，从同学到老师都喜欢称一声“赞哥”。我偶尔也这么叫，还特地寻了个典故：在《故乡》《社戏》里，两位长辈均称虚构的“我”为“迅哥儿”，可归为昵称一类。尽管是小说，总算是依据之一。小家伙表现不错，还主持过升旗仪式呢。

小孩子之间很容易玩到一堆，也许只需要一个游戏或玩具。有天晚上，小玉米带着种花的小铲子和挖掘机去楼下“玩沙沙”，偶遇家住对面楼的一位小哥哥。俩人自然而然地一块玩耍，如同一根小火柴“哧”地惹燃另一根，合二为一的小火苗跳跃着、欢笑着、炽热着，清脆的童声乘着清风在小巷里回荡。

小哥哥今年读四年级，有耐心，让得人，小玉米不小心撞到他亦不生气。分别时依依不舍，约着下次再聚。刚进屋没三分钟，小玉米就急不可耐地趴在窗台边大喊“哥哥”，可能因为人家外出，没得到回应，又倔强地喊了几声才作罢。自从认识了新伙伴，小玉米吃饭都变得积极迅速了许多，当然有前提条件：“吃完饭，我能去找哥哥玩吗？”而且答案必须是肯定的。还没等最后一口饭咽下喉，便冲到玩具筐前挑选，拿起这个……不中意，换成那个……也不行，转眼散落满地。下楼哪要人牵手，“噎噎噎”的脚步声密集似雨点，一打开门即仰头呼唤。小哥哥一边答应一边出门。两人见面仿佛久别重逢，开心得很。有时，小哥哥要做作业，或者小玉米不在家，皆由大人代为回答。

他俩勉强可以叫忘“年”之交：年龄相差一倍多，所学所见都有所

□张晓杰

入冬以后，我家餐桌上主角慢慢换成了酸菜。今晚，母亲包了酸菜油渣馅蒸饺，喊我们回去吃。进家门时，屋里已经弥漫着酸菜特有的香气，令人胃口大开。

每到冬天，母亲都会腌两大缸酸菜。母亲对酸菜有自己的执着，白菜一定要用她自己种的。

一进二伏天，母亲就忙碌起来，将发黄的黄瓜和豆角秧从菜地里拔出来，用铁锹把地翻一遍，翻完以后，将从四叔家找来的羊粪和土掺均匀。用锄头搂出浅浅的垄沟，往里面灌满水，等水完全渗进土里，将白菜籽撒进垄沟，在上面薄薄地盖一层土。

几天后，白菜嫩嫩的小芽就冒了出来，慢慢得长满整条垄沟。母亲将长得过密的白菜苗拔掉一些，这是第一次间苗。等它们长到五六厘米高有些小白菜模样时，母亲会挑长得瘦弱的再拔掉一些，然后用锄头轻轻地给菜地松松土。等小白菜长到十多厘米高，还需要第三次间苗，距离太近的和长得太弱的都拔掉，给长得强壮的，留下足够的生长空间。

做完这些，母亲在两垄小白菜之间，刨一道浅浅的沟，撒一些羊粪进去，然后浇透水，用小锄头将沟抹平，白菜地就不用再管了。

入秋后，眼见着白菜一天天长大，连成了绿油油一片。天气一天比一天冷，嫩绿色的芯慢慢地从白菜中探出头来。霜降过后，就可以收大白菜了。

母亲挑一个晴朗的午后，带上我和小妹，去砍白菜。那是个力气活，左手拢住白菜按倒，举起右手

不同，能如此相投，多少有点出人意料，尤其是身处于如今的成长环境。我猜多半是由于儿童在假期里比较缺少玩伴——功课繁重，邻里往来少，家长看得紧。不像我小时候，整个徐家湾的小娃娃经常成群结队地玩闹，声势浩大，时而在平地，时而在山坡，既能尽兴玩乐，又能互相照顾。

还有“忘时”之约。某个周末，小玉米去附近水库游玩，很快交到新友，一时间玩得形影不离。临别之际，意犹未尽地说：“明天再找你玩哦。”明天就是周一，小玉米忘记了他又要回归幼儿园了。孩童交友最是纯真而无杂质，他们还不懂得“再见”的真正含义。那又有什么关系？只要相聚时的快乐是真心的，离别后的回忆便是深刻的，而不会留下“当时如果怎么样，现在就会不一样”的遗憾。

此外更有“忘归”之趣。我发现，幼童的专注力值得点赞，特别是看动画片和结伴同玩之时，话不说上三遍，声不提高八度根本不起任何作用。游戏的陀螺一旦开始旋转，他们便不希望它慢下来，停下来。聪明的小不点开动脑筋玩出各种花样，全身心地投入，浑然忘记周遭的一切，可谓沉浸式玩耍。他们确实玩得不亦乐乎，但旁边看护的人却不解其中乐趣——童年离得太远，童趣悄然模糊，自以为是童真早已改变了模样。掐准时机请“小王子”回銮，不出意外地遭到拒绝，非得再三劝谏直至“威逼利诱”才可。

“朋友”二字，我们早早学习，知其分量之重。随着成长，对它的认知及期待发生了微妙变化。然而，渴望知交之心始终不变。只是，有些人渐渐学会了计较与安排，多了衡量的刻意，少了最初的纯粹。

的菜刀向白菜根砍去，听到轻轻的一声脆响，一棵大白菜就砍好了。

白菜刚收回来是不好吃的，有很浓重的菜水味。母亲把它们摆在月台上晾晒。大概一周以后，母亲开始收拾这些白菜。棵大芯也瓷实的，继续晒着，留着冬天吃；那些长得较瘦弱，芯比较小的白菜，母亲把最外面的老帮扒掉，多余的根砍下去，用来腌酸菜。

腌酸菜虽然工序简单，但操作起来是一个很紧张的活儿。母亲提前将两个酸菜缸洗干净，摆在月台上晾干。烧一大锅热水，父亲这时候会帮着将事先挑出来的菜搬进厨房，将白菜一棵棵地放到热水里烫。烫个一分钟左右，白菜帮的外皮有些发软时，赶紧捞出来，扔进旁边盛满凉水的小缸里清洗降温。我负责把小缸里的白菜洗干净。洗好后母亲将它们捞到桶里，捞的时候攥一攥，尽量控干水分，然后拎到月台上的大缸旁。

母亲把白菜一棵棵往大缸里摆。白菜根部朝外，叶子朝里，边摆边按，一层层摆起来。摆满时，从上往下看，竟似花朵绽放，甚是美观。两大缸菜都摆好，母亲将青石板压在叶子上。等菜彻底凉透，母亲给两大缸菜加满水，就算大功告成了。

一个月后，酸菜开始走上餐桌。酸菜炖土豆、炖粉条、炖豆腐……在母亲的思维里，酸菜能炖万物。那时候肉是稀罕物，母亲买回板油，炼成油渣，每次炖酸菜时会多放一勺猪油，再放上一把油渣，锅一开，满院子飘的都是酸溜溜的香味。

吃一口母亲包的酸菜油渣馅饺子，这味道，还是记忆中那份独有的酸香，让我忍不住深呼吸，然后静静微笑。

【落英缤纷】

小玉米交朋友

【舌尖记忆】

冬日酸菜香